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十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

医药学院 610 2 07029104

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十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郟，齐取淄鼠，魏取伊是^③。公子无忌为天下循便计，杀晋鄙^④，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围，使秦弗有而失天下。是齐入于魏而救邯鄲之功也。安邑者，魏之柱国也^⑤；晋阳者，赵之柱国也；鄢郢者，楚之柱国也。故三国与秦壤界^⑥，秦伐魏取安邑，伐赵取晋阳，伐楚取鄢郢矣。逼三国之君^⑦，兼二周之地，举韩氏取其地，且天下之半^⑧。今又劫赵、魏，疏中国，封卫之东野，兼魏之河南，绝赵之东阳^⑨，则赵、魏亦危矣。赵、魏危，则非齐之利也。韩、魏、赵、楚之志，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，故专兵一志以逆秦^⑩。三国之与秦壤界而患急^⑪，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。是以天下之势，不得不事齐也。故秦得齐，则权重于中国；赵、魏、楚得齐，则足以敌秦。故秦、赵、魏得齐者重，失齐者轻。齐有此势，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？其用者过也。”

【注释】 ①国子：齐国大夫。 ②马服君：指赵括。其父赵奢为赵国大将，战功卓著，赵王赐号马服，因此以为氏。廉颇死，赵括继任为将，率军抵抗秦军，被秦将白起在长平全歼，坑杀降卒四十万，赵括亦战死。秦军进围邯鄲。文即指此。 ③淄鼠：赵国地名，今地不详。伊是：赵国邑名，在令山西安泽县西南。 ④公子无忌：即信陵君。循便计：即行便宜之计，犹言设下妙计。晋鄙：魏国大将。秦围邯鄲时，赵求救于魏，魏派晋鄙为将率军授赵，晋鄙慑于秦军畏而不前，公子无忌窃魏王信符，杀晋鄙，解邯鄲之围。 ⑤柱国：指国都。鲍本：“言其于国如室有柱。” ⑥与秦壤界：姚本“与”字前有“欲”字，鲍本以为衍文，今从鲍本删。 ⑦逼：姚本：“刘一作‘逼’。”今据改。吴师道补曰：“‘福’乃‘偪’之讹。‘偪’义长。”按：逼、偪义同，亦可从。 ⑧且：犹几，几乎。 ⑨疏中国：疏远中原各国的邦交。疏，疏远。封：割取。东野：犹东地。东阳：战国卫地，在今河北太行山以北地区，后属赵。 ⑩逆：抗拒，抵御。 ⑪患：祸患。

【译文】国子说：“秦国全歼了马服君赵括的军队，包围了邯鄲。齐国、魏国也帮助秦国进攻邯鄲，齐国夺取了淄鼠，魏国夺取了伊是。魏国公子无忌为天下设下妙计，杀死将军晋鄙，率领魏国军队去解除了邯鄲之围。使秦国不能占领邯鄲而失去了一次占有天下的机会。这就是齐兵侵入魏国造成无忌救援邯鄲的大功。安邑是魏国的都城；晋阳是赵国的都城；鄢郢是楚国的都城。本来三国和秦国边境地相接，如果秦国进攻魏国，夺取安邑，进攻赵国，夺取晋阳，进攻楚国夺取鄢郢。再逼迫三国的君主，兼并东西周的土地，攻占韩国夺取它的土地，这样秦将占领几乎天下一

半的土地了。现在又强取赵国、魏国，离间疏远中原各国的关系，割取卫国的东部领土，兼并魏国的河南，断绝赵国的东阳，那么赵国、魏国也就危险了。赵国、魏国处于危险境地，那对齐国没什么好处。韩国、魏国、赵国、楚国的意思，是害怕秦国兼并天下而使它们的君王做臣下，所以集中兵力专心一意地抗拒秦军。三国与秦国接界的话祸患就迅速，齐国不与秦国接界的话祸患就迟缓。因此根据天下局势看来，诸侯不得不事奉齐国。如果秦国得到齐国的支持，那么它的势力在中原将受到重视；赵国、魏国、楚国得到齐国的支持，那么完全可以抵御秦国。所以秦国、赵国、魏国谁得到齐国的支持，就会得到诸侯的重视，失掉齐国的支持，就会受到诸侯的轻视。齐国既然占有这样好的形势，却不能因此受天下诸侯重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大概是施行的计策错了。”

齐策四

齐人有冯谖者

齐人有冯谖者^①，贫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属孟尝君^②，愿寄食门下。孟尝君曰：“客何好^③？”曰：“客无好也。”曰：“客何能？”曰：“客无能也。”孟尝君笑而受之，曰：“诺。”左右以君贱之也，食以草具^④。

【注释】①冯谖(xuān 宣)：鲍本“谖”作“煖”，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作“驩”。冯谖为孟尝君门下客。②属：委托，请求。孟尝君：名田文，见东周策第十六章注。③好(hào 号)：喜好，爱好。④草具：粗劣的酒食。君：指孟尝君。贱之：看不起冯谖。

【译文】齐国有个名叫冯谖的，穷困潦倒到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程度了，托人请求孟尝君，愿做孟尝君家寄食的门客。孟尝君说：“这个门客爱好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这个门客没什么爱好。”孟尝君又问：“这个门客有什么能耐吗？”那人说：“这个门客没什么能耐。”孟尝君笑了笑，勉强收下冯谖，说道：“行吧。”孟尝君左右亲近的人，因为孟尝君看不起冯谖，就对冯谖以粗劣酒食相待。

居有顷，倚柱弹其剑，歌曰^①：“长铗归来乎^②！食无鱼。”左右以告。孟尝君曰：“食之，比门下之[鱼]客^③。”居有顷，复弹其铗，

歌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出无车^④。”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尝君曰：“为之驾，比门下之车客^⑤。”于是，乘其车，揭其剑，过其友曰：“孟尝君客我^⑥。”后有顷，复弹其铗，歌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？我以为家^⑦。”左右皆恶之^⑧，以为贪而不知足。孟尝君问：“冯公有亲乎^⑨？”对曰：“有老母。”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，无使乏^⑩。于是，冯谖不复歌。

【注释】①居有顷：过了段时间，不久。②铗：有几种说法：1. 剑把；2. 剑名；3. 长把的剑；4. 宝剑。这里指带剑的人，指冯谖自己而言。

③姚校：“一本‘客’上有‘鱼’字。”比：按照，比照。④车读 jū（居），与“鱼”为韵。⑤为之驾：为冯谖准备车马。车客：上客，出可乘车马。

⑥揭：高举。过：见，拜访。⑦客我：尊我为上客。客：用作动词。⑧恶（wù 悟）：讨厌。⑨冯公：指冯谖。称“公”有尊敬之义。⑩乏：缺。

【译文】过了段时间，冯谖靠着柱子上弹他的剑，唱道：“身带长长宝剑的人回来了！没有鱼吃。”孟尝君的亲信人把冯谖的这话告诉了孟尝君。孟尝君说：“给他吃，按照其他门下客一样给他鱼吃。”过了段时间，冯谖又弹他的长剑，唱道：“带长长宝剑的人回来了！出门还没有车坐呢。”孟尝君的亲信们听了都笑，把这话告诉了孟尝君。孟尝君说：“给他准备车马，按照出门坐车的门客一样对待。”于是，冯谖坐上孟尝君给他配的车，高高举起宝剑，去拜访他的朋友说：“这回孟尝君尊我为上客了。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冯谖又弹起他的剑柄，唱道：“身带长长宝剑的人回来了！他还没有个家呢。”孟尝君左右亲信人都很讨厌冯谖，认为他是贪婪而不知足。孟尝君问：“冯公，您有亲人吗？”冯谖回答说：“有老母亲。”孟尝君派人给老太太送吃的用的，不叫老太太生活上有困难。于是，冯谖再也不唱怨气歌了。

后孟尝君出记^①，问门下诸客：“谁习计会，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^②？”冯谖署曰^③：“能。”孟尝君怪之，曰：“此谁也？”左右曰：“乃歌夫‘长铗归来’者也。”孟尝君笑曰：“客果有能也，吾负之，未尝见也。”请而见之，谢曰^④：“文倦于事，愤于忧，而性忤愚，沉于国家之事，开罪于先生，先生不羞，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^⑤？”冯谖曰：“愿之。”于是，约车治装，载券契而行^⑥。辞曰：“责毕收，以何市而反^⑦？”孟尝君曰：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

【注释】①记：簿书，帐簿。②计会：即会计。责：同“债”。薛：孟

尝君的封邑。③署：签字。④谢：道歉。⑤愞：昏乱。忤：音，义同：“懦”，沉：陷进。开罪：得罪。⑥《说文》：“券，契也。券别之书以刀判契其旁，故曰书契。”段注：“两家各一之，书牒分刻其旁，使可两分以为信。”⑦市：买。反：同“返”。

【译文】后来孟尝君清理帐簿，询问众门客：“谁会会计工作，能为我田文到薛邑去收债吗？”冯谖签了名之后说：“我能够。”孟尝君对冯谖不熟悉，说：“这位是谁？”左右的人说：“这位就是唱‘带长长宝剑的人归来了’的那位。”孟尝君笑着说：“这位客人果然有能耐，我亏待了您，没怎么见过您。”专门邀请会见了冯谖，道歉地说：“田文整天事务事缠身，慌惑昏乱，而且天性又懦弱、愚笨，陷进公事之中，不得脱身，真是得罪了先生，承蒙您不见怪，您岂不有意想为我田文到薛邑去收债去吗？”冯谖说：“愿意为您效力。”于是，就准备车马，整理行装，装上券契前往薛邑。临别告辞说：“收完债，买什么带回来？”孟尝君说：“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。”

驱而之薛^①，使吏召诸民当偿者^②，悉来合券。券遍合，起^③，矫命以责赐诸民^④，因烧其券，民称万岁^⑤。

【注释】①驱：赶车。之：至，到。②吏：办事、管事的人。当偿者：应当还债的人。③起：疑为“迄”之误。尽，完毕。④此“矫命”谓假托孟尝君的旨意。命令。⑤万岁：此言因冯谖“矫命以责赐诸民”，所以薛邑之民热烈拥护，衷心感激孟尝君，故“民称万岁”。

【译文】冯谖驱车到了薛邑，让管事的小吏召集那些应当还债的人，都来对证债契。债契全都相符不差，对证债契完毕后，冯谖假托孟尝君的命令说这些债务都免了，等于还上了，就烧掉了每个人的债契，人们高呼万岁。

长驱到齐^①，晨而求见。孟尝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见之^②，曰：“责毕收乎？来何疾也！”曰：“收毕矣。”“以何市而反？”冯谖曰：“君云‘视吾家所募有者’。臣窃计，君宫中积珍宝，狗马实外廐，美人充下陈^③。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^④！窃以为君市义^⑤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市义奈何？”曰：“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拊爱子其民，因而贾利之^⑥。臣窃矫君命，以责赐诸民，因烧其券，民称万岁。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。”孟尝君不说^⑦，曰：“诺，先生休矣^⑧！”

【注释】①长驱：犹言跃马扬鞭，一直不停赶路。齐：指齐都临淄。

②衣冠：皆用作动词，是说穿好衣服，戴好帽，有礼貌地接见冯谖。

③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堂途谓之陈”。陈在堂下，因有‘下陈’之名。美女充下陈：阶前满是美女。④以：犹惟。惟：通“唯”。⑤窃：这里为自我谦称。⑥拊：同“抚”。子：用作动词，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。贾(gǔ鼓)：商人。利：求利。之：指薛邑的百姓。⑦说：同“悦”。⑧休矣：犹言“得了”、“算了吧”。

【译文】冯谖策马扬鞭地急速回到齐都临淄，大清早就求见孟尝君。孟尝君纳闷冯谖怎么回来得这么快，衣冠整齐很礼貌地接见冯谖，说：“债收完了吗？怎么回来这么快！”冯谖说：“收完了。”“买什么带回来了？”冯谖说：“您说‘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’。我暗中想，您宫中珍宝堆积很多，宫外圈棚里拴满了狗马，堂前阶下都是美女。您家所缺少的唯独的是‘义’。”孟尝君说：“买了‘义’能怎么样？”冯谖说：“您现在只有一座小小的薛邑，对那里的老百姓，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护，却像商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息。我假托您的命令，把所有的债款都免了，把券契全部烧毁了，百姓高呼万岁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为您买回来的‘义’。孟尝君听了不高兴，说：“行了，我的先生，算了吧！”

后期年，齐王谓孟尝君曰^①：“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^②。”孟尝君就国于薛^③。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携幼，迎〔孟尝〕君子道中^④。孟尝君顾谓冯谖曰：“先生所为文市义者，乃今见之。冯谖曰：“狡兔有三窟，仅得免其死耳^⑤。今君有一窟，未得高枕而卧也^⑥。请为君复凿二窟。”孟尝君予车五十乘，金五百斤，西游于梁，谓惠王曰：“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，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^⑦。”于是，梁王虚上位，以故相为上将军^⑧；遣使者，黄金千斤，车百乘，往聘孟尝君^⑨。冯谖先驱，诫孟尝君曰：“千金，重币也^⑩；百乘，显使也。齐其闻之矣。”梁使三反，孟尝君固辞不住也。

【注释】①期年：一整年。齐王：指齐湣。湣又作“闵”。②先王：指齐宣王。③就：归也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上“列侯所食县曰国。”此指孟尝君封邑薛。④“君”上当补“孟尝”二字。⑤仅得：才能。⑥一窟：指得到封地薛邑百姓的拥戴。⑦放：放逐。“富而”一作“国富”。⑧虚上位：是说让出相国的位置以待孟尝君。上将军：地位同于文官的相国。⑨聘：邀请。⑩币：聘物。此指“黄金千斤”的聘礼。

【译文】后来过了一年，齐湣王对孟尝君说：“寡人不敢用先

王的大臣当寡人的大臣。”孟尝君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。离薛邑还有一百里，民众扶老携幼，在路上迎接孟尝君。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：“先生为田文买的‘义’，今天我就看到了。冯谖说：“狡猾的兔子有三个洞穴，才能避免其死亡。现在您只有一‘窟’，还不能说是高枕无忧。我请求再为您凿‘两窟’。”孟尝君给冯谖五十辆车子，五百斤金，西行到梁国，对梁惠王说：“齐国把其大臣孟尝君放逐到外国，哪国诸侯先邀请他，哪国就国富兵强。”于是，梁惠王留出高官上位，想用曾为齐相的孟尝君为上将军；就派使者，带上黄白千金，驾上百辆车，到薛邑迎请孟尝君赴任。冯谖所坐的车子先到达薛邑，告诫孟尝君说：“千斤黄金，是一份厚礼，来百辆车迎请，是高级的使者，齐国定将会知道这种情况的。”梁（魏）国的使者三次迎孟尝君，孟尝君坚决推辞不到梁国去。

齐王闻之，君臣恐惧，遣太傅赍黄金千斤，文车二驷，服剑一，封书谢孟尝君曰^①：“寡人不祥^②，被于宗庙之崇^③，沈于谄谀之臣^④，开罪于君，寡人不足为也^⑤，愿君顾先王之宗庙，姑反国统万人乎^⑥！”冯谖诫孟尝君曰：“愿请先王之祭器，立宗庙于薛^⑦。”庙成，还报孟尝君曰：“三窟已就，君姑高枕为乐矣^⑧。”

孟尝君为相数十年，无纤介之祸者^⑨，冯谖之计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太傅：齐国官名，为三公之一。赍（jī 积）：持物赠人。文车：饰有文采的车。二驷：犹二乘，四马驾一车为“驷”。服剑：佩剑。

②祥：善，好。③崇（shuì 税）：神降临的祸。④沈于：醉心于，听信于。⑤不足为也：算不了什么。⑥统：治理。⑦祭器：祭祀用的礼器。⑧“三窟”：冯谖说魏王虚相位以待孟尝君，使齐王复用孟尝君为第二窟。立先王宗庙，籍以保护孟尝君封邑，为第三窟。⑨纤介：微小。

【译文】齐湣王听说冯谖为孟尝君游说魏王的事后，君臣们都很恐慌，派太傅也带上黄金千斤，彩车二辆，佩剑一把，齐王亲笔信一封，向孟尝君致歉说：“都是寡人不好，受到神灵降给的灾祸，听信于谄媚阿谀之徒的谗言，得罪了您，寡人算不了什么，希望您顾念先王的在天之灵，还是回来治理国家吧。”这时，冯谖又告诫孟尝君说：“希望大王把先王祭祀用的礼器赠给你，我好在薛邑建立宗庙。”冯谖在薛邑立宗庙事既成，返回城都临淄，报告孟尝君说：“‘三窟’已经都建成了，您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上快乐日

子了。”

孟尝君在齐国内外担任了数十年的相国，没遭到丝毫的灾祸，是冯谖的计策所致。

孟尝君为从

孟尝君为从^①。公孙弘谓孟尝君曰^②：“君不以使人先观秦王^③。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，君恐不得为臣、奚暇从以难之^④？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，君从以难之，未晚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善，愿因请公往矣。”公孙弘曰：“敬诺。”以车十乘之秦^⑤。

【注释】①此策当在孟尝君入秦前，即周赧王十五年（前300年）。从：合纵。②公孙弘：齐国人，孟尝君门下客。③观：窥测。秦王：昭王。④意者：或者，犹言“如果”。奚：何。暇：时间，条件。难：敌。对抗。⑤弘下当补“曰”字。敬诺：犹言尊命。

【译文】孟尝君从事合纵活动。门客公孙弘对孟尝君说：“您不如派人先窥测一下秦昭王的动向。如果秦昭王是帝王一类的英明国君，您就是做臣也未必可以，还有什么条件组织合纵阵线，去跟秦国对抗呢？如果秦昭王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，您再搞合纵阵线与他对抗，为时也不晚。”孟尝君说：“好，希望您去一趟秦国。”公孙弘说：“尊命。”孟尝君用十辆车子把公孙弘送到秦国。

昭王闻之，而欲媿之以辞^①。公孙弘见昭王，曰：“薛公之地大小几何^②？”公孙弘对曰：“〔方〕百里^③。昭王笑而曰：“寡人地〔方〕数千里，犹未敢以有难也^④。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，而因欲〔以〕难寡人，犹可乎^⑤？”公孙弘对曰：“孟尝君好人^⑥，大王不好人。”昭王曰：“孟尝君之好人也，奚如^⑦？”公孙弘曰：“义不臣乎天子，不友乎诸侯^⑧；得志不惭为人主，不得志不肯为人臣，如此者三人^⑨。而治，可为管、商之师，说义听行，能致其〔主霸王〕，如此者五人^⑩。万乘之严主也，辱其使者，退而自刎，必以其血洿其衣，如臣者七人^⑪。”昭王笑而谢之曰：“客胡为若此，寡人直与客论耳^⑫！寡人善孟尝君，欲客之必谕寡人之志也^⑬。”公孙弘曰：“敬诺。”

【注释】①媿之：辱之。②薛公：指孟尝君。③古人言地之面积皆曰：“方若干里”，此当是“方百里”，故补“方”字。④有：犹“与”也。⑤鲍本“欲”下有“与”字。⑥好（hào号）人：喜爱人才。“人”又作“士”，指贤人。⑦奚如：何如。⑧“臣”、“友”皆用作动词。乎：于。

⑨不惭为人主：不以做人主为惭。三人：第三个人。⑩而治：如谈到治理国家。而犹“如”。管：管仲。商：商鞅。说：同“悦”。听：从。鲍本“其”下有“主霸王”三字。霸：霸业。成为诸侯的盟主。王：王业。

⑪污：古同“污”。⑫客：上宾，贵宾，尊敬之辞。胡为：何为，为什么。直：只不过。⑬善：友好。谕：告，转告。

【译文】秦昭王听说公孙弘来到秦国，想让他出丑，准备用言语侮辱他一番。公孙弘进见秦昭王，秦昭说：“薛公的封地有多大？”公孙弘回答说：“方圆百里。”秦昭王冷笑着说：“寡人之地方方圆数千里，尚且不敢仗此与人为敌。现在孟尝君只有方圆百里之地，就想以此对抗我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公孙弘回答说：“但孟尝君喜爱贤才，大王则不喜爱贤才。”昭王说：“孟尝君尊重贤士又能怎么样？”公孙弘说：“只要合乎正义，不做天子之臣，不做诸侯之友，也无所谓；若得志，即使做人主，也当仁不让；不得志，也不屈服为人臣；像这样的人，孟尝君算是第三个。如果谈到治理国家，他可以当管仲、商鞅的老师，喜正义之理，信正义之行，能使其主成就霸王的大业，像这样的人，他算是第五个。大王身为使人敬畏的万乘之主，若污辱他的使者，我退下去就自杀，以我的鲜血溅您的衣服，誓与您同归于尽、像我这样的人，不超过七个。”秦昭王笑着对公孙弘道歉说：“贵宾何必如此，寡人只是随便跟您说说而已！寡人跟孟尝君很友好，希望你在孟尝君面前转告我的这番意思。”公孙弘说道：“遵命。”

公孙弘可谓不侵矣^①。昭王，大国也；孟尝，千乘也^②。立千乘之义而不可陵^③，可谓足使矣^④。

【注释】①侵：凌，凌辱。②千乘：此将孟尝君比作千乘之主。

③立：成。维护。陵：侵犯，侮辱。④足：鲍注“犹‘能’也。”

【译文】公孙弘可称得上辱使命的使者了。秦昭王，是万乘大国的君主；孟尝君，可称得上千乘之主。公孙弘在万乘大国君主面前维护了千乘之国的正义，尊严没受凌辱，可称得上是有才能的使节啊。

鲁仲连谓孟尝君

鲁仲连谓孟尝君曰^①：“君好士末也^②。雍门子养椒亦，阳得子养[××]^③，饮食、衣裘与之同之，皆得其死。今君之家，富于

二公，而士未有为君尽游者也^④。”君曰：“文不得是二人故也^⑤。使文得二人者，岂独不得尽^⑥？”对曰：“君之厩马百乘，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，岂有骐驎，騄耳哉^⑦？后宫十妃，皆衣缟、紵，食粱、肉，岂有毛嫫、西施哉^⑧？色与马取于今之世，士何必待古哉^⑨？故曰：‘君文好士未也。’”

【注释】①鲁仲连：见齐策三第八章注。孟尝君：见东周策第十六章注。②鲍彪于“士”字下补“未”字。③鲍彪于“门”下补“子”字。注：“椒，姓；亦，名。‘阴得子养’下脱所养之人。”④二公：指雍门子、阳得子。游：高注“仕也。”此言工作，效力。⑤文：田文，孟尝君自称。是二人：这二人，指雍门子、阳得子所养之士。⑥独：就。⑦菽：豆类的总称。騄耳：古代骏马名。⑧缟：精白的丝织品。⑨色：指“后宫十妃”之美女。

【译文】鲁仲连对孟尝君说：“您所谓喜爱贤士，其实并非喜贤士。雍门子收养食客椒亦，阳得子收养食客××，喝酒、吃饭、穿衣方面，二人与食客完全一样，结果都得到食客拚死效力。现在您家比雍门子、阳得子二人的家富得多，而您所养的士，没有一个为您尽心竭力的。”孟尝君说：“我田文没养着您所说的那两位食客，所以才无人为我尽心竭力。假如我收得那两位食客，难道就不为我尽心竭力？”鲁仲连回答说：“您的马圈里的马有四百多匹，无不披绣衣，吃粮豆，难道有骐驎、騄耳这样的骏马良驹吗？后宫的妃子十多个，都穿精丝麻做的衣服，吃的是精米好肉，难道有毛嫫、西施那样的美女吗？您对美女、骏马要用现在这样的，而对士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那样的呢？所以我说：‘您所谓喜爱贤士，其实并不喜爱贤士。’”

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

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，谭拾子迎之于境^①，谓孟尝君曰：“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^②？”孟尝君曰：“有。”“君满意杀之乎^③？”孟尝君曰：“然。”谭拾子曰：“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君知之乎^④？”孟尝君曰：“不知。”谭拾子曰：“事之必至者，死也；理之固然者，富贵则就之，贫贱则去之^⑤。此事之必至，理之固然者。请以市谕^⑥：市，朝则满，夕阳虚；非朝爱市，而憎之地；求存故往，亡故去^⑦。愿君勿怨。”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^⑧，不敢以为言。

【注释】①谭拾子：鲍注“谭拾子，齐人。”②怨：怨恨。③您要
把他们都杀了，就满意了吧？④至：极，终，最后结果。固然：本来如此，
客观规律。⑤就：接近。去：离开，避开。⑥谕：同“喻”，打比方。
⑦亡故去：东西没了，所以人们就离开（市场）。亡：无。⑧牒：《说文》
“札也。”即簿子。削：勾掉。划去。

【译文】孟尝君被驱逐出齐国又返回齐国，谭拾子到齐国边
境去迎接，对孟尝君说：“齐国的士大夫中有没有您怨恨的人
呢？”孟尝君说：“有。”谭拾子说：“您若能把他们都杀了，就满意
了吧？”孟尝君说：“是的。”谭拾子说：“事物总有其自身发展的必
然结果，道理总有其发展的必然规律，这您知晓吧？”孟尝君说：
“不知道。”谭拾子说：“人总是死的，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世间人情事理本来就是，人有钱有势，别人就愿亲近他；贫穷低
贱，别人就会躲避他。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事理发展的
必然规律。请让我以人与市场的关系打个比方：市场，早晨人很
多，晚上就空无几人了；并不是说人早晨时就喜欢市场，到晚上时
就憎恶市场；是说早晨市场上有人们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人们都去
市场，到晚上市场上没有东西了，所以人们都离开了市场。希望
您不要怨恨他们。”于是孟尝君就把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姓名从
簿子上全部勾抹掉，不再提怨恨他们的事了。

齐宣王见颜觸

齐宣王见了颜觸^①，曰：“觸前！”觸亦曰：“王前！”宣王不悦。
左右曰：“王，人君也；觸，人臣也；王曰‘觸前’，〔觸〕^②亦曰‘王
前’，可乎？”觸对曰：“夫觸前为慕势，王前为趋士^③；与使觸为
（趋）〔慕〕势，不如使王为趋士^④。”王忿然作色曰^⑤：“王者贵乎？
士贵乎？”对曰：“士贵耳，王者不贵。”王曰：“有说乎？”觸曰：
“有。昔者秦攻齐，令曰：‘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，
〔罪〕死不赦^⑥。’令曰：‘有能得齐王头者，封万户侯，赐金千
镒^⑦。’由是观之，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^⑧。”宣王默然不悦。

【注释】①齐宣王：见东周策第一章注。颜觸（chù 处）：齐人。
②鲍本“亦”上有“觸”字。当据补。③趋：向，附。“向士”、“附士”
即所谓“礼贤下士”之义。④鲍本“趋”作“慕”。上句言“慕势”，此当据
鲍本改“趋”为“慕”。⑤忿然：同“愤然”，发怒。⑥据《庄子·盗跖

篇》“孔子与柳下季为友”疏：“姓展名禽字季，食采柳下，故谓之柳下季。”“死”上当有“罪”字。即定成死罪，绝不宽赦。塋：这里指柳下季的坟。

⑦千镒：等于二万两或二万四千两。见东周策第二十二章注。⑧生：活。曾：尚。还。死士：指柳下季。

【译文】齐宣王接见颜觸，说：颜觸，你到我面前来！”颜觸也说：“大王，你到我面前来！”宣王不高兴。宣王左右亲近人说：“大王，是一国人的君主；颜觸，是君主手下的臣子；大王说‘颜觸，到我面前来’，颜觸也说‘大王，到我面前来’，这样妥当吗？”颜觸回答说：“我颜觸到大王面前，是我羡慕权势，大王到我面前，是大王礼贤下士。”宣王发怒，满脸变色地说：“是君王尊贵，还是士尊贵？”颜觸回答说：“是士尊贵，君王不尊贵。”宣王说：“有什么说道吗？”颜觸说：“有。从前秦国攻打齐国，秦王上令说：‘谁敢到名士大柳下季的坟地，深入五十步远去砍柴，定成死罪，绝不宽赦。’另外一个命令说：‘谁能得到齐王的脑袋，封为万户侯，赐给黄金千镒。’由此看来，活生生齐王的人头还不如死去已久名士的坟地贵重。”宣王沉默不高兴。

左右皆曰：“觸来！觸来！大王据万乘之地，而建千石钟，万石簠^①；天下之士，仁义皆来役处^②；辩知并进，莫不来语^③；东西南北，莫敢不服；求万物无不具备，而百姓无不亲附。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。徒步而处农亩^④，下则鄙野、监门闾里^⑤。士之贱也亦甚矣！”

【注释】①石：一百二十斤。钟：乐器。簠：音 jù (巨)：古代悬挂钟、磬的架子。其两侧的柱叫筓，横梁叫簠。②役：使用。处：居。③辩知：辩智之士的简称，即游说之士，或称辩士，又称说客。见《东周策》第十五章注。并进：都来。语：议论。此言出谋画策。④农亩：此指低贱的地位。⑤监门闾里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，相当于现在胡同口、弄堂口的看门人。

【译文】宣王左右亲信们起哄地说：“颜觸过来！颜觸过来！我们的大王是万乘大国的君主，铸的大钟千石重，钟架万石重；天下各方士人，仁者义者皆来为齐王服务；游说之士都来齐国，无不帮助出谋画策；东西南北无不佩服；要什么有什么，百姓对大王无不爱戴拥护。如今再高级的士人就都与匹夫无异，出门无车坐，处在乡巴佬的卑贱地位，住在偏僻边远之地，站在胡同口只能当

个看门人。士人的下贱啊，真是够呛了！

对曰：“不然，曷闻古大禹之时，诸侯万国^①。何则，德厚之道得，贵士之力是也^②。故舜起农亩，出于野鄙，而为天子。及汤之时，诸侯三千。当今之世，南面称寡有二十四^③。由此观之，非得失之策与^④？稍稍诛灭，之时，安可得而有首哉^⑤？是故《易传》不云乎^⑥：‘居上位未得其实，以喜其为名者，必以骄奢为行^⑦；据慢骄奢，则凶从之^⑧。’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^⑨；无[其]德而望其福则约^⑩；无[其]功而受其禄者辱；祸必握^⑪。故曰‘矜功不立，虑愿不至^⑫，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^⑬。是以尧有九佐，舜有七友，禹有五丞，汤有三辅^⑭。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，无有^⑮。是以君王无羞亟问，不媿下学^⑯。是故成其道德，而扬功名于后世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是也^⑰。故曰：‘无形者，形之君也^⑱；无端者，事之本也。’夫上见其原，下通其流，至圣明学，何不吉之有哉^⑲？《老子》曰：‘虽贵必以贱为本，虽高必以下为基^⑳。是以侯王称孤、寡、不谷，是其贱之本与，非夫^㉑？’孤、寡者，人之困贱下位也，而侯王以自谓，岂非下人而贵士与^㉒？夫尧传舜，舜传禹，周成王任周公旦^㉓，而世世称曰明主。是以明乎士之贵也。”

【注释】 ①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“禹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”万国，言其多也。 ②何则：何也。德厚之道得：掌握了德厚之道，是说掌握了一套善教化、善行令，资民治国的办法。贵：尊重、看重。 ③南面：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，帝王的座位面向南，故称居帝王之位为：“南面”。

④得：得士。失：失去。与：同“欤”，疑问语气词。 ⑤之：其，那。 ⑥《易传》：可能指子夏所作《易传》，失传。 ⑦认：犹“而”。实：即“贵士”。 ⑧据：通“倨”，骄傲。凶：灾祸。 ⑨削：土地日益利减而国弱。 ⑩约：贫困，指遭到困穷窘迫的境遇。 ⑪祸必握：这一切必然遭到严重的灾祸。握：又作“渥”，厚。 ⑫矜功：好大喜功。虑：空。至成。 ⑬幸乐：喜好，喜爱。名：虚名。华：浮华。 ⑭所谓“九佐”、“七友”、“五丞”、“三辅”，只是传说性人物，未必均真有其人其事。言“贵士”的重要性。 ⑮虚：指不贵士，无贤士辅佐。 ⑯亟：屡次。媿：同“愧”。

⑰道德：所谓有道德者，是指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德才兼备的人。其思想言行完全符合阶级社会的规律者。 ⑱君：这里是“主宰”之义。 ⑲明：达，通晓事理。何不吉之有哉：怎么会遭到灾祸。不吉：指上文“削”、“约”、“辱”之祸。 ⑳《老子》三十九：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

基。”②不谷：为先秦时君王自我谦称。直义有多种解释。“不复食谷”；“合音为卜，予（我）。”非夫：即非乎。③下人：谦居人下。④周成王：见秦策第十八章注。周公旦：见东周策第二章注。

【译文】颜颉说：“不对，我听说上古大禹的时候，诸侯国有一万个之多，都臣服于他。为什么？是大禹掌握了一套善教化、善行令、治国爱民的办**法**，他又尊重士所起的作用。所以，舜从农家发展起来，出身于偏僻落后之地，而后来终于贵为天子。到商汤的时候，诸侯国有三千。现在，面南背北的君王只剩二十四个人。由此看来，难道不是由“得士之助”或“失士之助”造成的吗？君王们被杀逐渐减少，到那时，就是想要做个门里的看门人，又哪里可能实现呢？因此，《易传》不是说吗：‘高高在上的君王，如果不尊重士人，善于用他们的才能，去做踏踏实实的工作，而只一味地喜好弄虚作假，追求虚名，他们必然走到骄傲奢侈误国的歧途。骄傲奢侈必然带来灾祸。’所以说，不尊重士人而图虚名者土地日益减少而国弱；既没有功德还企望交好运只能遭到困穷窘迫的境遇；无功劳而得很高禄位应感到蒙受侮辱。这一切遭到严重的灾祸。所以说‘好大喜功，必不能建立功业，夸夸其谈，而无实际行动的人，终究不能实现其愿望，这都是爱虚名、好浮夸，而无爱国治国实绩的人必然的下场。因此，尧、舜、禹、汤分别得到九个、七个、五个、三个贤臣的辅佐才能成为上古名王。自古以来到如今无贤士辅佐而能成名于天一的，是没有的。因此，做君王者不应该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，不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。所以，这样做了并成为君王楷模、道德的代表者而传播功名于后世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说：‘真正体道、得道，掌握了规律的人，可以主宰一切；无始无终，始与终互存互见，这是事物的本来面貌。’向上窥见事物的本源，向下通晓事物的变化，杰出的圣君，晓解幽微利害，怎么会遭到灾祸呢？《老子》说：‘再尊贵者原本必是微贱者，名声再高者基础必然是打在下面。因此诸侯、君王自称为孤者、寡者、不谷等谦称，是其本身也是贱者，不是这样吗？’孤者，寡者，是说人处在贫困低贱地位低下之时，而诸侯、君王用这种称呼来称谓自己，难道不是谦居人下、尊重士人吗？尧传位给舜，舜传位给禹，周成王人任用周公旦，因而世世代代称他们为圣明的君主。因此，士尊贵就可以是很明白的了。”

宣王曰：“嗟乎^①，君子焉可侮哉^②！寡人自取病耳^③。及今闻君子之言，乃今闻细人之行^④。愿请受为弟子。且愿先生与寡人游，食必太牢，出必乘车，妻子衣服丽都^⑤。”

【注释】①嗟乎：感叹，如现代汉语的“唉！”②君子：指符合统治阶级道德标准，品格高尚的人。侮：辱。③自取病：犹言自找苦恼，自找毛病，自讨没趣。④细人：小人。此为宣王自负之词。言：现在我才明白小人之行。⑤游：交往，友好往来。太牢：牛、羊、豕；牲曰太牢，卿大夫以上方能享用的礼宴。此犹言以盛宴款待。都：美。

【译文】齐宣王感叹地说：“唉！君子怎能受到污辱呢！是我自讨没趣。今天听到了君子之真言，我才明白小人之行的错误。我愿请求先生收下我作学生。并且希望先生与我保持联系，开展交往，我们在一起，必以盛筵款待，出门就乘车，让先生的妻室儿女都穿得漂漂亮亮。”

颜闾辞去，曰：“夫玉生于山，制则破焉^①；非弗宝贵矣，然大璞不完^②。士生乎鄙野，推选则禄焉^③；非不得尊遂也，然而形神不全^④。闾愿得归，晚食以当肉，安步以当车，无罪以当贵，清静贞正以自虞^⑤制言者，王也^⑥；尽忠直言者，闾也。言要道已备矣，愿得赐归，安行而反臣之邑屋^⑦！”则再拜而辞去也。

【注释】①制：同“製”，今简化作“制”。裁断。破：破损。②“非弗宝”句：比喻贤人出来做官，身分虽似提高，但却失去了他的本色。

③推选：推举选拔。禄：被任用得到禄位。④然而形神不全：可是精神与本质已被伤害。⑤清静：远避尘事干扰。贞正：保持纯洁正直的节操。自虞：自乐。⑥制言者，王也；下令要我说话的是在大王。

⑦安行：安步。邑屋：犹言本乡的家。

【译文】颜闾向宣王辞行离去，说：“璞玉长在大山里，经过玉匠加工，破璞取出玉，其价值并非不宝贵，然而最原始的面貌已不复存在了。士人生长在偏僻的山野，经推举选拔，被任用得到禄位，他并非不尊贵，不显名，可是精神与本质已被伤害。颜闾希望回归故里，每顿饭晚吃，肚子饿了，吃饭香也当是吃肉了，安闲舒缓地散步当作是乘车了，不做官则不易获罪，也就算作得到富贵了，不受尘俗干扰，保持纯洁正直的节操以自得其乐。下令让我讲话的，是大王您啊；竭尽忠心，毫无顾忌地仗义直言的，是我颜闾啊。主要的意见我都讲了，希望得到大王批准我返回，心情平

静悠闭地回到我故乡的小屋！”于是，颜闾再次拜谢齐宣王而辞别离去。

闾知足矣^①，归反于朴^②，则终身不辱也。

【注释】①知足矣：颜闾把“直言”对齐宣王讲出，别无它图就满足了。《老子》四十四章“知足不辱”，又四十六章“祸莫大于不知足”，“知足之常足矣”。②归反于朴：颜闾辞王而归，恢复其本来的面目。

【译文】颜闾把自己的直言意见都对齐宣王合盘托出，别无它图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，他辞别了宣王，回到故乡，又恢复了他本来的老百姓的面目，就终身没有出来做官，不去受那官场权势、利禄的污辱。

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

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，宣王使谒者延入^①。王斗曰：“斗趋见王，为好势^②；王趋见斗，为好士。于王何如？”使者复还报^③。王曰：“先生徐入，寡人请从^④。”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，与入。曰：“寡人奉先君之守庙，守社稷，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。”王斗对曰：“王闻之过^⑤。斗生于乱世，事乱君，焉敢直言正谏？”宣王忿然作色不说^⑥。

【注释】①鲍注：“王斗，齐人。”于《战国策注》：“《高士传》云‘王斗，齐人，修道不仕，与颜闾并时。’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以为颜闾王斗‘为一事两传’。造门：登门。齐宣王：见东周策第一章注。谒者：见齐策第三章注。延：引，迎，导。②趋见王：犹言去拜见王。好（hào号）：喜爱。③‘使者’疑是‘谒者’之误。④徐入：犹言等一会进来。从：同意。⑤过：错，误。⑥忿然：发怒。忿：同‘愤’。作色：脸上露出怒容。说：同‘悦’。”

【译文】王斗先生登门要见齐宣王，宣王让负责传达接待的人把王斗领进宫。王斗说：“让我去拜见大王吧，是我羡慕权势；让大王来迎接我，是大王礼贤下士。看看大王以为如何？”传达人员把王斗的话回报给宣王，宣王说：“请先生等一坐儿，我去迎接。”宣王就走出来迎接王斗到门外，与王斗一起进宫。宣王说：“我继承祖业，治理这个国家，听说先生能毫无顾忌地当面提出宝贵意见。”王斗回答说：“大王听说的错了。我王斗生在混乱不安定、不太平的时代，事奉着不守正道的无能的昏君，怎敢毫无顾忌